



难忘的二月二

□王玉美

小时候,在我心中,除了热热闹闹的春节,最让我心心念念的便是二月二龙抬头了。每年此时,外婆那带着乡音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响起:“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句简单的谚语,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我心底种下了对这个节日的无限憧憬,也种下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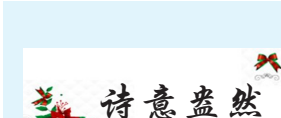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的二月二总是充满了仪式感,弥漫着温暖的烟火气。二月二的晨曦还未完全照亮院子,外婆就已经早早起床,开启了她为这个节日准备的忙碌节奏。她弓着身子,从灶底小心翼翼地掏出积攒许久的草木灰,那神情就像在对待无比珍贵的宝物。外婆用枯瘦却灵活的手指蘸着灰,在院子的地面上,一笔一划、认真细致地画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圆圈。每画完一个圈,她就会在中间放上一小堆米、面、豆子等粮食。年

幼的我总是充满好奇,蹲在一旁,仰着脑袋问:“外婆,这画的是什么呀?真的会有好多粮食吗?”外婆停下手中的动作,脸上绽放出慈祥的笑容,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说:“这叫‘囤粮囤’,龙都抬头了,好日子就跟着来了,往后肯定粮食满仓,日子越过越红火!”那时候,我看着地上的“粮囤”,满心期待着真的能有很多粮食堆满家里。

围完粮囤,外婆便一刻不停地走进厨房,开始准备各种“龙食”。她熟练地将面粉加水搅拌成面糊,再倒入烧热的锅里,手腕轻轻一转,一张薄如蝉翼的煎饼就完美地摊好了。外婆笑着告诉我:“这是‘龙鳞’,吃了龙鳞,一年都健健康康。”接着,她又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说这是“龙须面”,寓意着生活顺顺利利。而我最期待的,还是外婆做的炒黄豆。外婆把黄豆倒入滚烫的锅里,瞬间,豆子

就在锅里欢快地“噼里啪啦”跳跃起来,就像一群调皮的小精灵。外婆手持锅铲,熟练地翻炒着,不一会儿,豆子就变得金黄酥脆。最后,她再淋上一点自家熬制的蜜糖,那香甜的味道瞬间弥漫整个厨房,勾得我口水直流。外婆一边装着炒黄豆,一边念叨:“吃了这些龙食,这一年保准顺顺当当,没病没灾。”

到了晌午,外婆总会念叨着那句:“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然后拉着我的手,带我去村里的理发店。我其实并不喜欢理发时推子在头上嗡嗡作响,痒痒的感觉,可一想到外婆说剃了头一年都会顺顺利利,我便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任由理发师傅摆弄。每次理完发,外婆都会仔细端详我的模样,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一边轻轻摸着我的脑袋,一边说:“瞧,咱娃这下更精神啦,肯定能健康长大,有出息!”



初春

□钱俊男

(一)

泥土裂开细小的唇
等待第一场雨
老农的皱纹里
藏着去年的谷粒
和一声叹息

燕子掠过池塘
衔来南方的暖意
柳条轻摇
抖落一冬的霜
在风中舒展

(二)

犁铧翻开沉睡的土
蚯蚓扭动身躯
像一串省略号
在春的篇章里
写下未完的句子

麦苗挺直腰杆
与风对话
老牛垂着头
咀嚼着青草
和阳光的味道

(三)

炊烟升起
在暮色中拓下
村庄的轮廓
灶膛里的火
映红了母亲的脸

月光洒在
新翻的田垄上
像一层薄纱
覆盖着
春天的梦



街角的温暖

□鹿步高

晨雾如轻纱般笼罩着街角,卖油条的摊位上,刚出锅的油条热气腾腾,放在竹筐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捧着一杯烫手的豆浆,慢悠悠地踱步,沉浸在这清晨宁静而美好的氛围里。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沉闷的“咚”响。我猛地转身,只见卖早点的老板娘迅速解下围裙,箭步冲了出去。晨跑的年轻人像离弦之箭,朝着声音的来源飞奔而去。送孩子上学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孩子的书包塞给旁边的

路人,也急忙赶了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梧桐树下那个蜷缩的身影,朝着老人疾驰而去。

老人跌坐在碎裂的陶盆旁,稀疏的银发在晨风中肆意飘散。他的蓝布衫上还黏附着浸透雨水的青苔,几株铃兰歪歪扭扭地躺在一旁,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仿佛也在为老人的遭遇而哀伤。原来,这就是邻里们时常提起的那位“老花匠”。

“您别动,我扶您腰。”晨跑的青年迅速单膝跪地,他的运动衫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深色的汗迹格外显眼。老板娘小心翼翼地托着老人的后颈,动作轻柔得如同捧着一件珍贵瓷器。一个穿着校服

的女孩踮起脚尖,撑开一把碎花伞,为老人遮住微微发颤的肩膀。不知是谁递来一个马扎,还有人已经拨通了急救电话。眨眼间,街角仿佛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人,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出谋划策,关心着老人的状况。

老人微微摆了摆手,声音略带虚弱却又透着坚定:“大家费心了,我歇会儿就好。”他那布满褐斑的手轻轻摩挲着摔坏的陶盆,泥水顺着掌纹缓缓流淌。原来,今早他像往常一样,来街角换新的花卉,却不小心踩到了湿滑的青苔摔倒了。

这时,五金店的老板扛着铁锹匆匆跑来。大声说道:“这地砖缝的苔藓该好好清理清理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儿发生了!”裁缝铺的阿婆抱着一个柔软的棉坐垫,一路小跑过来,将坐垫放在老人身边。水果摊主悄悄地往老人的兜里塞了几个橘子。笑着说:“大爷,您吃点水果,补充补充体力。”穿西装的白领蹲在地上,认

午后,外婆也不闲着,她拿起扫帚,在屋内的墙壁和各个角落轻轻敲打,嘴里还念念有词:“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她告诉我,这样能把家里的害虫都赶走,让家里干干净净一整年。我觉得新奇极了,便跟在外婆身后,也学着她的样子,用小手在墙壁上拍打,嘴里还喊着:“害虫快走开!”外婆看着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后来,我渐渐长大,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外婆温暖的怀抱。但每到二月二,那些熟悉的谚语、外婆忙碌的身影和温馨的画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外婆的二月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蕴含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让我懂得,哪怕是平凡日子,只要心怀希望,用心经营,也能充满温暖与幸福。



□孙伟

花引春光四面来

《群芳谱》中称其“最先点缀春色”。天寒地冻,百花匿藏,迎春花不畏严寒,尽情绽放。因此,它与梅花、水仙和山茶花被称为“雪中四友”。

迎春花,也是平凡而朴实的一种花。山野路旁,碎石丛中,都可以成为它栖身的场所。小小的迎春花,没有菊花“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傲气;没有牡丹“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的香艳,它在春天来临前开放,在春天到来时,又悄悄凋谢,用短暂的花期,诠释自己争春不骄的倔强。

迎春花在短暂的生命里,以娇小的花朵,召唤了春天的到来,在平凡的岁月中,释放出与众不同的激情。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洗漱,手机微信的提示音响了起来。今年,我们大学毕业十周年,群里的同学们提议聚一聚。看着沉寂多年的同学群这么热闹,我也忍不住加入了群聊。

有人问道:“幸福呢?别忘了叫她呀,同学聚会她可不能不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了幸福,也把我的记忆拉回了从前。

幸福是我的室友,姓姚,姚幸福,连名带姓叫她的时候总有一种“要幸福”的感觉。还记得那时爸妈担心我一人坐火车不安全,行李又多,被人“惦记”上,于是自告奋勇送我去学校。我是第一个到宿舍的人,当年还是上下铺,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下铺,于是母亲给我铺被、贴墙纸,父亲帮我打扫卫生,很快属于我的新天地便打造好了。

这时,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留着齐肩发的女生推门进来了,她的肩上是一个沉重的大包,两只手上各拎着硕大的行李袋。母亲心善,忙过去接过她的行李袋帮她找床位。她选了我旁边的床位,母亲把多余的墙纸送给了她,她连连道谢。母亲说:“能住一个寝室就是缘分,搭把手的事儿,以后你俩要互相帮衬啊。”她有些感动,像是想到了什么,对我们说:“叔叔阿姨,我叫姚幸福,幸福就是幸福快乐的幸福。”父亲笑着说:“要幸福?真是个好名字,你爸妈一定特别爱你。”她腼腆地笑了。

我和幸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好朋友,每天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后来,我才知道,幸福其实一点都不幸福。她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为了让她有更好的生活便外出打工了,只有过年时才能见面。平时只有年迈的奶奶照顾她。说是奶奶照顾她,其实是她照顾奶奶更多,每天天蒙蒙亮她就起床砍猪草,为奶奶做饭,伺候奶奶洗漱,然后才去上学。晚上,要在奶奶睡了以后,她才有时间学习。她的一双手斑斑驳驳,可以说,她是花了我至少两倍的力气才考上这所大学的。我有些惭愧,也有些心疼,毕竟她是那么阳光的人,不是她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竟是这样过来的。可她却满眼希望:“妈妈在赚钱,等我毕业了就去妈妈工作的地方和她一起赚钱,到時候把奶奶也接出去。”幸福的成绩很好,还是班长,为人公道,大家都非常喜欢她。

可就在大三那年,幸福的奶奶脑溢血住院了。为了省下护工费,她退学了。同学们都劝她可以先休学,等奶奶病好了再来上学,大家还踊跃为她捐款,可幸福都拒绝了。就这样,幸福离开了学校,只在我们拍毕业照时来看过我们。那时,她已经是流水线上的女工了,只是看向我们的学士服时,眼角有压抑不住的失落。

同学会上,幸福带着孩子姗姗来迟。她胖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原来,经过超出常人的努力,她用打工赚来的钱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蒸蒸日上。结婚后,有了恩爱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用双手挣来了自己的幸福,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墙

□王辉

一面斑驳脱离的断墙,不知经过了多少风雨的剥蚀。墙的四周杂草丛生,乱石嶙峋,积水成潭。村里的留守小孩没有别的去处,便经常来这儿玩耍。他们捉昆虫、翻墙头、玩打仗,非常快乐。

有一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经过村里,他对着这面断墙看了许久,还拍了许多照片。孩子们很好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陌生人,远远地望着他。有一个大胆的男孩走近了,问:“你从哪里来?”

年轻人说:“我从城里来。”男孩眼睛一亮,忙问:“那你认识我的爸爸和妈妈吗?他们也在城里工作。”

“你的爸爸和妈妈叫什么名字?他们在城里做什么?”“我爸爸叫张宝强,我妈妈叫陈淑芬,他们在城里盖房子。我想请你捎个信,让他们早点回家。”

年轻人笑了起来,说:“城市那么大,盖房子的人很多,我哪都能认识?”

男孩显得很失望,嘟着小嘴,喃喃地说:“爸爸和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我和奶奶天天想他们。”这时候,其他孩子也纷纷附和:“我也天天想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也在城里盖房子。”

年轻人望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心里一时五味杂陈。他说:“你们多大了?”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有的说七岁了,有的说八岁了,还有的说九岁了。

年轻人又问:“你们上学了吗?”孩子们一个劲摇头。

年轻人问:“为什么不去上学?”孩子们说:“村里没有学校。”

年轻人问:“你们想不想上学?”孩子们异口同声说:“想!”

年轻人说:“为什么想上学?”孩子们说:“上学可以学本领。”

年轻人笑了,问:“学了本领,你们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孩子们脱口而出:“盖房子。”孩子们又补充说:“要盖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

年轻人一愣:“为什么?”

孩子们齐声回答:“盖了房子好上学。”

男子沉默了许久,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过了一些日子,来了一些人把那面断墙彻底推倒、铲平了,他们说要在这里盖房子。

房子很快盖好了,还挂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希望小学”四个大字。老师和校长都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个年轻人。

孩子们欢天喜地,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

从此,小小的山村,每天回荡起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和欢笑声。这里成了孩子们真正的乐园。

